

程大利

J222.7
467

程大利

程大利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程大利 / 程大利繪. — 石家莊：河
北教育出版社，2001.12
(當代中國畫家叢書)
ISBN 7-5434-4536-0

I . 當… II . 程… III . 中國畫 — 作品集 — 中國 — 現代
IV . J222.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1)第 081920 號

當代中國畫家叢書

程大利

出版發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莊市友誼北大街330號

責任編輯 張子康 劉崢 康麗

裝幀設計 呂敬人

印 制 利豐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制 版 時尚興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開 本 787 × 1092mm 1/8 19印張

出版日期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統一書號 ISBN 7-5434-4536-0/J·275

定 價 280元

目錄

序

1

偶爾

沈鵬 3

自由人格與天籟共鳴

——觀程大利新作想到的 周韶華 5

心事浩茫 意境蒼涼

——觀程大利西部山水畫 梅墨生 8

生命的朝聖之路

——讀大利先生山水畫新作印象 湛寧生 10

美在空靈淡泊中

——程大利及其『現代文人畫』 馬鴻增 15

心的承諾——程大利

洛齊 18

作品

山水系列

一	金山嶺夕照	22
二	太行山一隅	24
三	千古之聲	26
四	天堂之門	28
五	山夢	28
六	鐵壁鑄成無聲詩	29
七	太行山色圖	30
八	大地之魂	32
九	荒原	33
一〇	荒領天籟	35
一一	古道	37
一二	昆侖曉風	38

一三	西嶺黃昏	40
一四	谷靜泉幽	41
一五	蒼山日暮	42
一六	白雲千載	43
一七	峽谷浮雲	45
一八	悠悠隴原	46
一九	松風	49
二〇	蒼岩殘雪	50
二一	蒼岩殘雪(局部)	51
二二	祁連秋意	52
二三	浩渺太湖千頃月	55
二四	絲綢古道	56
二五	月影	58
二六	河西尋夢	59
二七	蒼山夕照	60
二八	風雨司馬臺	61

二九	雪峰遠眺	63
三〇	幽谷和鳴圖	65
三一	念天地之悠悠	66
三二	曲盡笙簫息	68
三三	古道有遺城	71
三四	帕米爾夕照	72
三五	帕米爾黃昏	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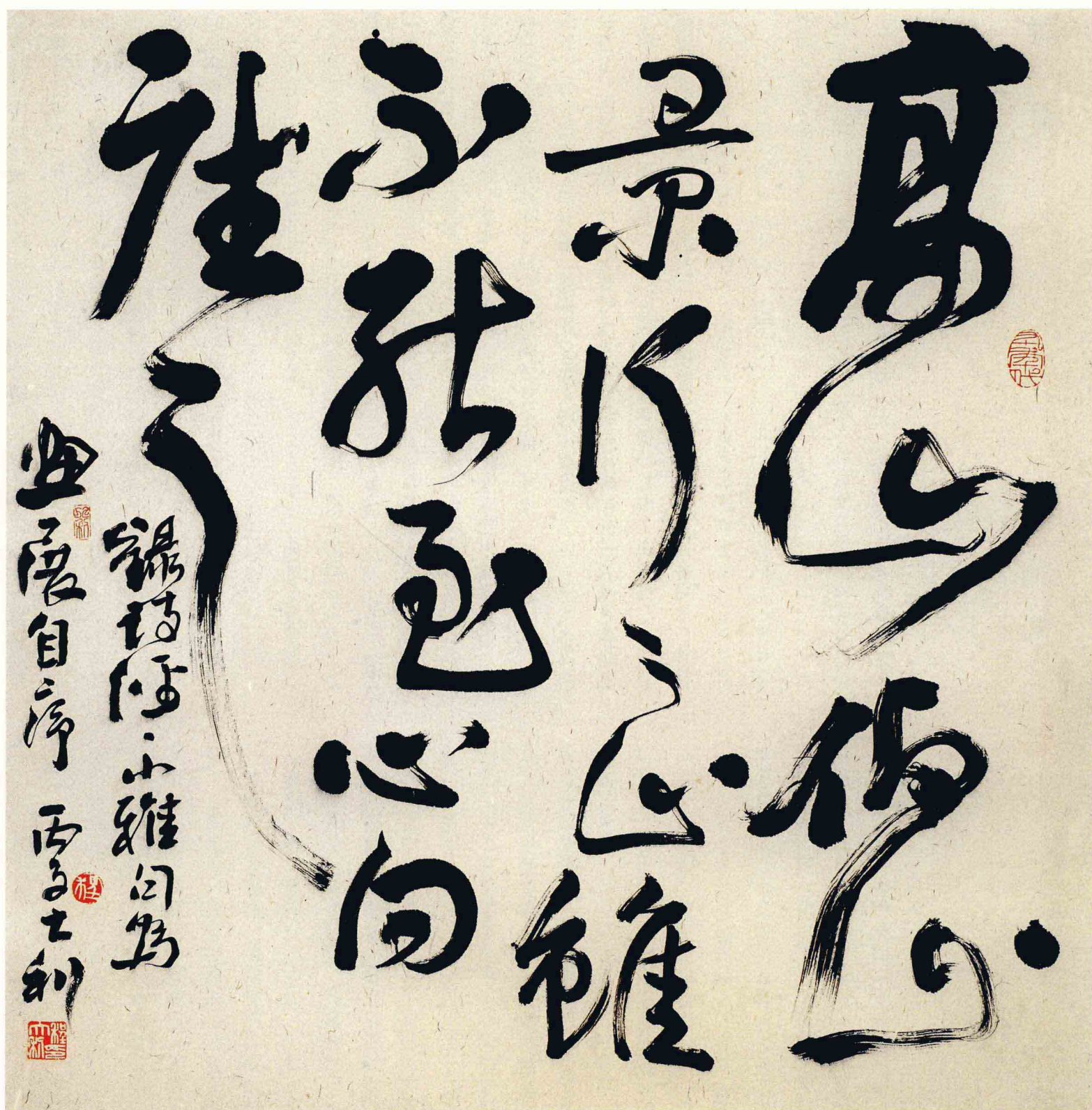
人物系列

三六	漫長的旅途	77
三七	清琴一曲	79
三八	風流不在談鋒勝	79
三九	流動的家園	81
四〇	聽琴	83
四一	回首風塵際 長嘯天地間	83
四二	一弦一柱思華年	85
四三	風怡浪靜中	85
四四	携琴歸山圖	87
四五	清風醉松葉	88
四六	鍾馗圖	89
四七	八仙圖	90
四八	桃園三結義圖	93
四九	九羅漢圖	95
五〇	閑舟蕩處有詩情	97
五一	三國志人物關羽	99

五二	搏棋圖	101
五三	我欲乘風歸去	102
五四	賞畫圖	105
五五	西園雅集圖	106

荷花系列

五六	荷風	111
五七	清水芙蓉	112
五八	荷花系列之一	114
五九	荷花系列之二	114
六〇	荷花系列之三	115
六一	荷花系列之四	117
六二	夜色	118
六三	此花端合在瑤池	119
六四	湖塘夢	121
六五	西塘幽境	123
六六	荷花系列之五	125
六七	西園薄暮	127
六八	夏涼圖	129
六九	清氣乾坤	130
七〇	蓮荷圖	131
七一	荷塘一隅	133
七二	荷花系列之七	135
	藝術簡歷	136
	Introduction of the Painter ChengDali	140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1996年錄《詩經·小雅》句為畫展自序，今以此為本書序。



偶 爾

沈 鵬

偶爾看到程大利名款下的一方圖章『師心居士』，不由得想：大利對於創作中的『心』與『物』、『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係，是否有着不同尋常的見解？

此刻我與大利异地而處，這短文又索求甚急，來不及聽大利談他的高見，但是，倒也助長了我的自由想像。我讀過大利的文章，覺得作為美術理論家的程大利，兼具開拓與嚴謹的特色，能够包容各派而又堅持方向。在『心』與『物』、『主體』與『客體』之間，他無疑立足於師法造化、內得心源，然而文藝創作中的辯證法與機械論的界限常常也就在於：後者離開人的實踐，忽視或取消人的主觀能動作用，把藝術與生活的關係簡單地理解為『鏡子』式的如實反映。對此，喜愛文人畫、承傳文人畫的程大利，當然是不取的。文人畫這個重要的中國畫流派，一向重視作者（文人）的主觀意識，甚至像清代的戴熙，雖然肯定『以造化為師』，却又宣稱『吾心即造化』，『吾心自有造化』。但是我們還不能據此斷定這位《習苦齋畫絮》的作者一切由主觀的『心』出發，因為他又說畫譜上的某家某法無非是『摹繪造化』，所以他說的『造化在心』又有着反對泥古的意義。對於戴熙一類文人畫家，倘若不是從他們的全部理論與實踐進行具體分析，很可能得出不全面的結論。

於是我想，程大利的『師心』，應是為着強調創作中的主觀能動作用而來的，特別是針對學習先輩傳統的態度和方法而來的。祇要回想一下石濤題畫中反對因襲模仿不求獨創的那句名言『師古人之迹，而不師古人之心，宜其不能出頭地也』，就可以對大利『師心』所指進入豁然開朗的境地了。師古人之心而不僅師其迹，是每一個真正忠實於生活的畫家必然得出的結論。由『師心』的釋疑，我聯想到對於石魯那有悖於

傳統『以形寫神』論的『以神寫形』，也可以作同等觀。從石魯的全部理論與全部創作來看，他的『以神寫形』，是對創作過程中主觀能動作用的強調，對『氣韻生動』的高度重視，是作者本人在創作過程中的獨特體會。如若由此得出石魯創作純出主觀的結論，必定損害原意。

大利也與許多編輯同行一樣，會發生『編創矛盾』，但是，既然『編』與『創』處在同一個人的統一體中，兩種矛盾的對立方面若是處理得當，便能够朝有利的方向轉化。大利的多才與多能，我想不僅由於他精力充沛，而且同他的個性、氣質、以及全部閱歷和目前工作的條件有着密切關係。中國畫創作，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不妨說是他的餘事，日本大村西崖便說過『文人之畫，原為文人之餘事』（《文人畫之復興》）的話。大利從事多種活動，讀書編書，給予他的中國畫創作以良好的滋養。業餘縱筆寫意，興之所至，或人物、或山水、或花鳥，輕鬆自然，清雋淡雅之中，發揮他對人生對藝術的遐思；構圖的空靈，綫墨的交互為用時常透露一股靈氣。看他那些澄懷以觀道之作，很難想出他在八小時之內的勞動有多麼緊張，我與他會不約而同地說，彼此的些微創作都是『輪作』與『間作』的產物，說到這裏我們都開心地笑了。也許正因為八小時內十分緊張，所以他的作品恰好是八小時外的一種解脫，一種靜觀，一種超然，具有一種越出功利之外的境界。雖然如此，程大利却并非游戲人生，我們不妨以他的人生精神與藝術追求，看待這位『師心居士』。他的創作，可能還會經歷由博返約再由約臻博的循環往復，在更高的個性化的層次上作不停頓的追求。



遙遠的鄉音——在巴音布魯克草原聽蒙古孩子唱歌

自由人格與天籟共鳴

——觀程大利新作想到的

周詔華

作為東方文化體系，中國畫家在藝術上的真正頓悟，無不根源於對

東方傳統哲學『天、道、氣、神』這些理性精神的破譯與開發。其實，凡能對『天、道』這兩個哲學範疇的堂奧解題的，『氣、神』自然也迎刃而解了。對這幾個基本概念，哲學家用邏輯思辨來說明，畫家則用圖像來顯示。從宏觀上說，『天、道、氣、神』是宇宙生命的本原，從微觀上說，它是創作主體的藝術生命本原。此處主要指出，對『天、道』的內涵，現代人應有現代人的新理解。在異化力量支配下，畫家要尋找的是失去了的天性和內在生命的完整性，力求彌合的是人本本真與『天、道』的裂變與異化。一切虔誠的現代畫家都希望返樸歸真，召喚『魂兮歸來』，以表現自由人格、本真激情和本真氣質。不甘心在傳統裏，推磨兜圈子，力排包裝自己，虛飾現實，而以純真的心態去『道法自然』。

西伯利亞印象 59 × 47cm 198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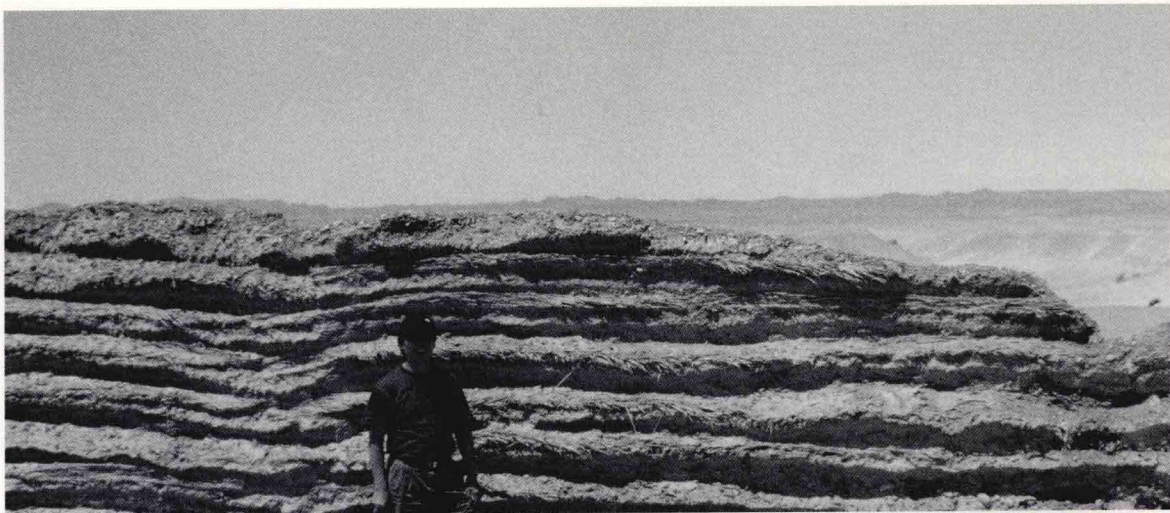
近觀大利君的西北行新作，令人刮目相待。這些來自對祁連山、帕米爾高原和尕斯庫勒湖的綜合性體驗感受而創作的山水畫，一洗他過去的文人畫遺韻，可以視為『脫胎換骨』地重建自我。他的這種『大破大立』、革自己的命的行為，無疑是觀念上的率先突破，認識到創作行為本身是對自身本質的切合，這是在藝術生涯中主體意識的翻然覺醒。

誠然，他過去的畫畫得極為

有靈氣，清秀、飄逸、灑脫，盡得江南風流雅韻之妙，流溢着『田園牧歌』式的溫情，像他對人的親和品格一樣，反映出他受長江三角洲文化氛圍陶冶的性格的一個側面。不過，這類畫優雅有餘而浩氣不足，缺乏時代的震撼力，與他的人格本質還有很大距離。由於頓悟的爆發力，一九九五年的西北之行新作，他找到了自己深處的性格本源，他筆生波瀾，刮起一股旋風，摧枯拉朽，風卷殘雲。很明顯，他是在對自己進行『否定之否定』。我問他，你緣何會有如此大的轉變？他說，這既是對自己的批判、對自己的解放，也是對本我的再認識的再開發，可說是一次大調整和重構。

我們如果把他前期的作品比作『江南綠竹』，那麼，對他的

二〇〇〇年盛夏，在河西走廊的漢長城前。



近期作品就應比作『楚國編鐘』，奏鳴的是如狂如顛的楚歌，『真宰上訴』是真情實感的傾泄，所以，我較偏愛他的西北之行新作。這批山水畫好就好在衝出了『田園牧歌』式的舊我而與天地宇宙大生命相接，本真的『我』和『天、道、氣、神』這個藝術大道接通了，把傳統文化精神與現代張力血溶一體，是藝術形態語言的重大轉折，覺得此中大有文章可做。藝術創作的中心問題，是能在人與天地萬物的生成關係中去認識和把握天人相似相通的元氣和生命精神，並再生成藝術形式，表現意和象的契合，心和象的同一，生命和自然的同構對應關係。

這使我聯想起古人選字所選的那個『王』字，這個『王』字三橫一豎却包容着偉大的內涵。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其中標志着天、地、人的這三橫，主宰萬物，人居其中，為萬物之靈。如果誰能把天、地、人連成一線，成為宇宙的整體，做到『天人合一』，誰就是『王』，王主天地。對大利君的新作探索，亦應作如是觀。

他站在塔克拉瑪干和古爾班通古特這個海水四進四退的荒原大漠上，站在群山之母——世界屋脊的帕米爾高原，上頂天，下立地，面對着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頓悟出來的是藝術大靈魂。這時主體情感被自然力所驅動，心靈被崇山大漠物化了、放大了，天山人格化了，所有這一切都是生命的回聲，哪怕是千年不動的一塊石頭，也是血肉之軀。在這時，碎筆細皴能解決什麼問題呢？『小橋流水』、『牧童短笛』能與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肩并肩嗎？此時此刻，人與天地宇宙異質同構了，在作品中蒸騰的是浩然之氣、陽剛之氣。此中奧妙，也可以說是在身處於萬籟俱寂的天地間，在寂靜中纔頓悟出『道』的內核是自身生命的自由品格，因而也找到了藝術的坐標，『我的藝術就要定位在我的自由品格上』，他開啓了玄之又玄的衆妙之門。

的確，當我看到大利君的山水新作時甚為激動，引發出漫遊連篇的想法：生命本來就應當如此。生命的進程就是自我生存和自我創造的歷史；藝術創造的最根本的力量是對自我優勢的發現與開掘；藝術家靈性的密碼是對現實生命的發現並能提升為另一種存在——藝術的獨特語言



昆侖曉風 68 x 55cm 1996年

圖式，等等。

我還想說，當程大利頭頂星空，腳踩帕米爾高原，這裏心靈的安寧和獨立的自由人格纔真地與天籟共鳴，合而為一。這種人與天地精神的認同，與天地同構契合，就是悟出了『道法自然』的真諦，入了大『道』之門。廣義的『道』，是天地萬物生命的大本源；狹義的『道』，是藝術生命的大本源。其實『道與生命同出一根，而「氣」與「神」是「道」的元素』。對程大利本人來說，他的西北之行的最大收穫就在於悟道得道，開啓了天機，故而能把自己的創作提升到一種自由人格的生命形式。

依我的經驗判斷，處在程大利現在的崗位上，他的一舉一動牽扯着一些人們的利益關係是否平衡，因而他時時處在矛盾的焦點上。在人性深處，『自己心目中的自我』受到各種困擾，贊美與憎恨交織着，

在這種文化氛圍下，是相當難保持住純真自我的，甚至違心的事也不得不做。人的本質處於被異化的威脅之中，在此情景下，就很難與『道』的源頭相接。沒有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意志力，就不可能再去做藝術家。令人欣慰的是，我從他的西北之行的新作中，看到他找到了一方淨土，尋找到『道』的活水源頭。這當然還要看他對異化力量能抗爭多久，因為就範於某種現行模式，可能意味着落入陷阱，而屈服於某種壓力，也難能有對自然關係的真正追求。祇要有異化力量的支配，就很難有對藝術的真正感覺。所以先賢哲人們呼吁『澄懷觀道，暢神而已』。因此，要保持澄澈空明的心態，纔能與『道』有緣。

有鑒於此，對大利君的新探索，感到十分可喜可賀。

一九九六年二月九日於石頭城



祁連歸牧 50 x 50cm 1998年



雪峰遠眺 69 x 69cm 2000年



荒岩浴霞 69 x 69cm 200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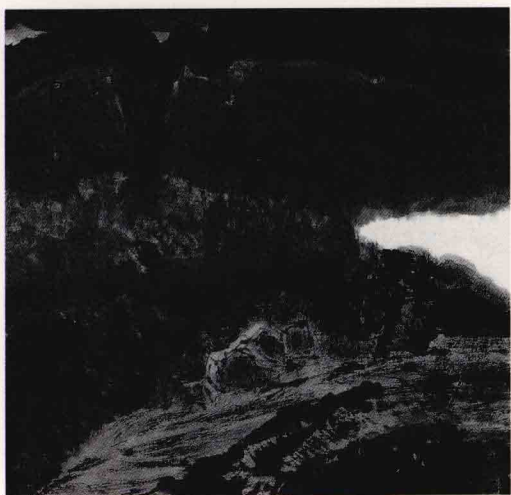
心事浩茫 意境蒼涼

——觀程大利西部山水畫

梅墨生

在我眼中，程大利不僅是一位畫家，也是一位學者。他比一般的畫家有學問、有思想，他是站在史論的高度去選擇自己的藝術道路的藝術家，這是他與一些當代職業畫家的一個內在區別。當然，程大利還是出版家，過去現在他都曾編輯主持出版過那麼多好的出版物，有的還獲過獎。他是『業餘』的畫家，但他也是當之無愧的理論家，有理論文集《賓退集——燈下談藝錄》為證。從他的出版家身份看，他的理論行為也是『業餘』的了，但是我可以說：程大利的繪畫水平與理論水平都是很高的，一點也不『業餘』，是專業中的高手。因此，程大利應該屬於現代意義的文化人——知識分子——他的藝術創作中有理性的智慧，有學者的修養；而他的出版、創作、理論又三位一體，閃爍着思想的光芒，凝聚着這一代人的文化理想與對社會、人類生命的思考和關切。我想，僅憑這一點，我們便足以確立程大利的特殊文化身份，並正確評價他置身的藝術制高點。我以為，正是有他這樣的文化人續接中國文化的命脉，民族文化纔得以薪火相傳、發揚光大。

當今世界，畫家如雲，然而畫家群體中的文化貧血兒與思想矮子實在太多。程大利的秀出穎立並不出於偶然，他的天份與勤奮都是一流的，而他的出版人職



帕米爾的黃昏 50 × 50cm 1995 年



太行深處 69 × 69cm 1999 年

業又為他提供了視野與眼界的開闊與便利。他生長於秀美的江南，又周游了祖國的東西南北，終於在知天命之年後又北上工作，這一切都潛移默化地磨砥了他豪放而深沉的性格與氣質，並孕育了他敏而好學、學而

冰山下的卡拉庫力湖 100 x 50cm 1995年



多思的生命基調。程大利個人氣質的複雜豐富却是以直率真誠與樸實豪放為顯露的。直白地說，他思想複雜而情感真摯，是『心事浩茫連廣宇』（魯迅句）的，又是『半如兒女半風雲』（齊白石句）的。畫境是心境之反映，程大利精神世界的『壯士撫劍，浩然彌表』（《詩品》句）終於物化顯現為他藝術格調的融古匯今與藝術氣象的『大風卷水、林木為摧』（《詩品》句）。程大利的藝術道路是由傳統而求證於現代，使文人畫而融匯於畫家畫。他力圖置身於古今中西之間，殺出一條個性而卻含蘊着時代文化氣象的獨特審美之路。他曾在南京等江南文化名城生活工作了二十餘年，飽受南方文化的浸染，但他認為自己的內在在世界更為神往北方特別是大西北那壯闊雄渾、蒼涼野曠的壯美風光。為此，他個人多次自費抽暇往游，吞吐西北風烟，以澆自我胸中塊磊，大概，這也是一種文化人的文化之緣與命吧。

唐代詩人陳子昂曾在詩中慷慨地歌道：『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

而涕下。』——其實，這種悲涼感慨、獨立蒼茫絕非僅屬於陳氏個人，它是一種心靈放逐者與思想獨立者的文化共語，勿寧視之為一種詩意的精神寂寞的象徵。就我了解，程大利的精神世界是獨特的、是詩意的、是孤憤的、自然也是蒼涼的。透過他待人處世的熱情和廣交朋友，透過他周旋世俗處理事務的干練利落，我們應該領略到他那遺世獨立的心緒和不免於進退，出入於世俗間的無奈與困惑。這種困惑、無奈、孤寂、蒼涼，深而究之，難道不是歷代有良知的文化人所共有的嘛！我以為這種可感難言、期默於千載的東西，正是傳統文化精神的慨慷悲歌與千載寂寞的意緒，其境界之深遠浩渺、之蒼涼曠闊，真是非斯人難與言！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獨立蒼茫自詠詩』（杜甫句）的心境意緒，纔有了程大利的西部山水系列作品。我始終認為：關於文本（作品）的解釋肯定是『詩無達詁』的，但製造文本（作品）的人本却是惟一的、是不存在或然性的。

因此，程大利的寫意山水纔有了骨脉和魂魄，纔有了一種遙接太古而又伸延嚮未來的某種精神與文化內含。世人妄談奢談『寫意』，而我以為在大多時候簡直是對民族傳統繪畫寫意精神的褻瀆。寫意者，寫人文關懷之可畫難言之意緒、之意象、之意境也，捨此而言寫意，豈非是一種誤會！



夏河的黃昏 60 x 55cm 1997年

生命的朝聖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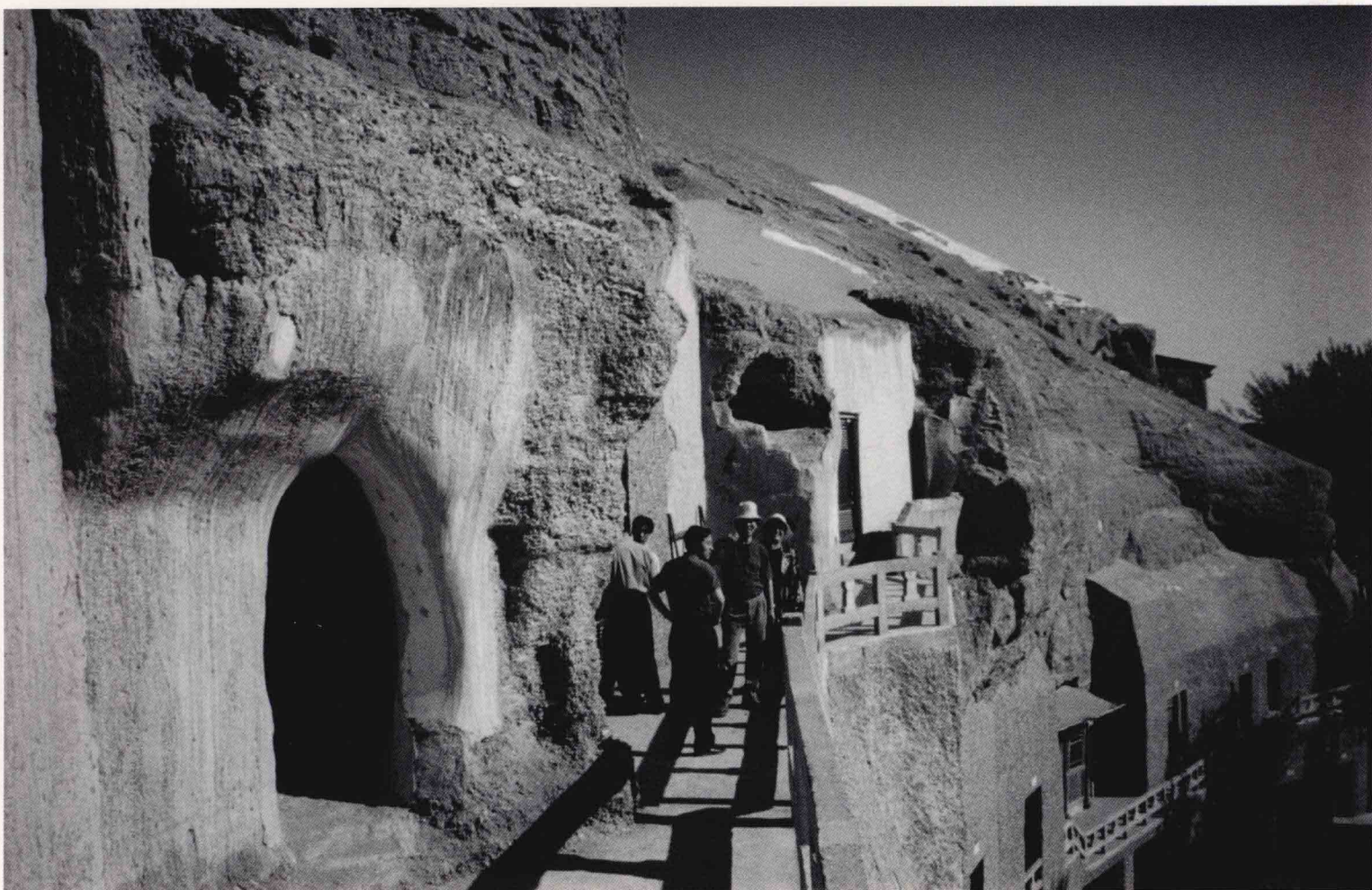
——讀大利先生山水畫新作印象

湛寧生

有了對生命深切的感悟，有了對心靈渴望日甚一日專注地投入和體驗，有了對眼前一個喧囂世界不無抗拒地冷對和質疑，纔有大利先生這批山水新作。

『當我第一次看見黃河，心跳得忍受不了。第二次看見黃河，我哭了。』這是一幅長達四米的巨幅黃河奔流圖上的題字。躍入人們眼簾的畫面，此刻是充分脫離了墨色、赭色、石青、石綠而滔滔奔流、浩瀚蒼茫的黃河之水。畫面筆力的雄放與墨色的滋潤是相宜的。這使我相信，他仍然在自己『醉心的傳統』中遨遊，他仍然很細緻地領會着中國優秀山水畫傳統的旨趣和自己對這種旨趣的特有的親和力。畫面充滿激情，同其他一些在我看來具有大利先生個人『經典』意義的畫作一樣，這幅畫在着色上也別出機杼地點染了朱紅色和石青，各具冷暖一極意義的兩種顏色當時在我眼前產生了一種奇特的『燒灼』效應。我當時為畫面吸引的感覺至今縈然於心，很難說是因為感動還是引人深思或別的什麼，祇覺得這幅畫本身，有着一種使人覺得既陌生又親切的『訴說』效果。訴說些什麼呢？我們面對的生存，有時是如此平薄：一種繁復的單薄、面子花哨而內裏淒惶的單薄……一切似乎都祇是些過程，生命若水，流過去的，就流過去了，正汹涌而來的，你無法阻擋。而魚貫其後，越來越充滿暈動感的一切又分明使你倍感恍惚和虛無的實在。你能成為流水的哪一種注釋？你命定為流水起伏的幸福會閃現在哪裏？

但我還是聽到了大利先生語氣懇切而沉着的訴說。
這訴說在《黃河奔流圖》裏是充分寫意、極盡『突兀而起』表現意味的。



九十年代末，又一次來到敦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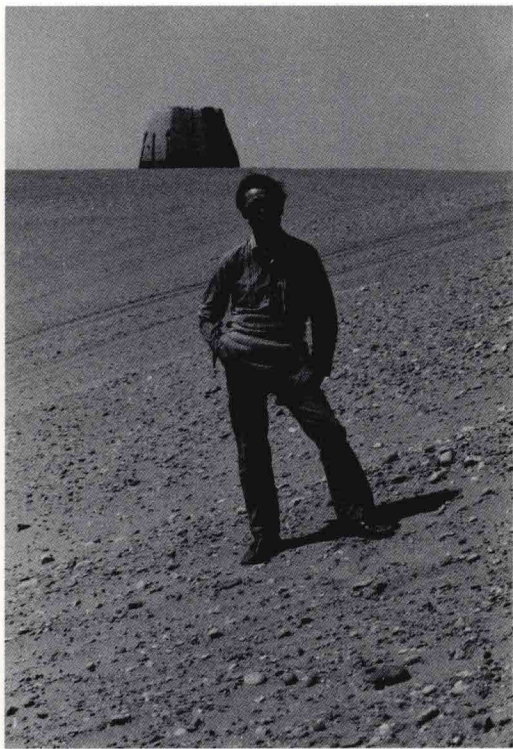
這是一個自然之子面對滔滔東流之水的追昔撫今，胸襟沉雄的吟哦。那麼有力的曲綫和大塊色量共同組合的流水，一定就是這自然之子心潮激蕩不寧、奔突涌瀉的美學寫實。

在其他相似題材的作品中，大利先生也同樣熱切地呼喚着自然藝術精神的回歸，他守『天人合一』法則的立場是堅定的。人作為自然之子本色的還原，在他的畫作裏表現得高古、渾樸、靈動、坦誠。我不止一次為那些人與自然對話、對視、對斟、對坐的畫幅深深入迷。那蒼莽山水間或踽踽獨行，或來去匆匆，或如夢如幻的人影給予我視覺的綫路和水墨激活，令我新鮮，也令我興奮。我特別欣賞那敷色清幽、水墨潤化大膽、充滿空蒙氣息的技术處理，我由此一下子就想起『荷花系列』上那些風荷、醉荷、雨荷、暮荷……那一陣陣撲面而來的歲月若烟感，在給人生以微微的醞酑感之際，不更具質感地勾勒出塵世的普遍美質和詩意麼？

他表達着自己生命與渾然天地、蒼茫宇宙相對應、相融匯、相諧剎那的美好。

他更多地相信創作在於自己，也是一種洗禮，會使生命越發煥發出奇异神采來的。

八十年代末，攝於河西走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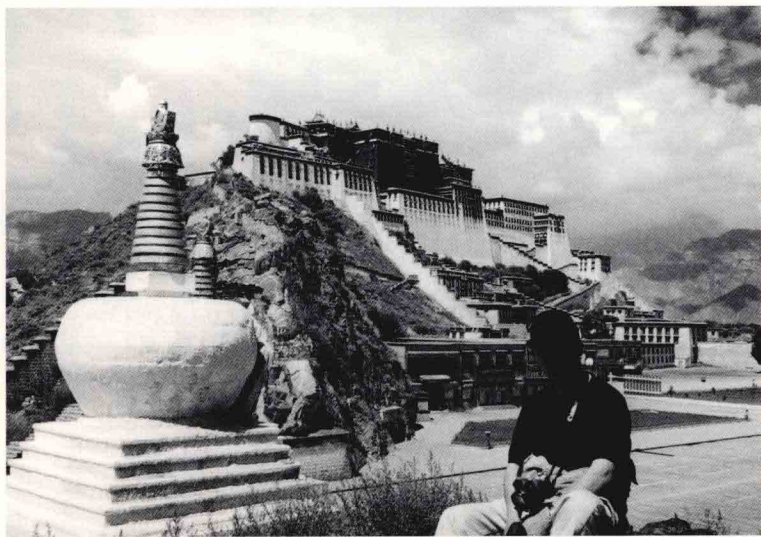


光明在那一刻照亮他的訴說，他成為光明的載體。生命的山水精神和水意蘊充分灌注着他，也潮動他。

我注意到有許多厚實的、

隴中印象





在布達拉宮前的藥王山上

充滿學者睿智和哲人雄辯的評論文字，已先我許久，精銳軒昂地揮灑過人們對大利先生山水新作驚嘆、深思、品賞、贊譽的種種。充滿經院、學術氣息的認定，有時也不無激進地連連爆出新景，繽紛着世人的眼睛。

我則定定地守着我的直覺，以全部的注意力，傾向認真、深入地展開對大利先生本人一段文字的解讀。

解讀，意味着一種心境的貼近。

這其中，自然也有着我對

這位《那方藍天那片土》、《賓退集——燈下談藝錄》作者文字敘述質樸、純淨的天然好感和獨立人格的敬重。

他在他的畫展前言中寫道：『在大自然面前我想起自己的孩提時代，我們所有對大自然的觸目驚心的記憶都是童年時代的。童年時代充滿幻想。可是，現在呢，我們這些成年人在忙些什麼？』

我盤腿坐在桑科草原上，心想：我能回到童年時代就好了。」

我想這該是我讀大利先生山水新作的一把鑰匙。

『可是，現在呢，我們這些成年人在忙些什麼。』

我一直在腦海中沉浮這句發於一個思考者深心處悠悠的追問。

……

大利先生那《信天游》，那《太行山色圖》，那寫出滿目生命的《陝北印象》，則吹來微微的暖意，若十月小陽春最展開的部分，不疾不徐，直將生命於蒼茫時分最高亢的一曲戀歌、一抹暖色，輕輕捎帶給

你：『（黃土坡的曲子）羊群出坡羊羔吼，問一聲哥哥你朝哪兒走；羊群出坡擰起一股塵，目了見黃塵了不見人，羊群出坡引上條狗，你一走就把妹妹的靈魂勾。』……我在

那滿紙烟色泥味、石圪拉堆壘的莊戶院落，那放眼望去黃土漫漫、天地都為之肅穆了表憎愛分明的山梁間觸摸畫家一顆滾燙的心。我感覺我這時間熱衷『滾燙』這個詞表意是恰合其時的。這個世界疏遠使心滾燙的一切是太久了。『雞蛋殼殼點燈窑洞洞明，酒盃盃淘米不嫌哥哥窮。』讓人心裏發熱、鼻根酸痛、泪水在眼窩窩裏打轉的歌聲是從大利先生的山水新作中飛揚出來的。藝術家以他悲天憫人、向善守志的情懷，向紅塵劫數中慌不擇路的靈魂伸出了臂膀。一種充滿對人類命運深切關注，飽含深情、寬容、安慰、溫厚的目光，向正走失在自己風雪中的人們投去救助。我知道大利先生會說他不過做了一些能做的事，可在我看來，這並不是一些什麼人都能做的事。且不論形式本身的意義吧，這對生命的古道心腸，這透過現代喧囂的重圍昂然崛起的自由精神，沒有深厚的人本文化積蘊，沒有獨立高蹈的人文品格，談何建樹？一顆滾燙的心，是連着一種滾燙的思想的。這種滾燙的思想，叫對人類生存的終極關懷。



天堂之門 40 x 40cm 1995年